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空山私語

趙浩平

深山。松濤。
一隻灰兔
躍過青林
多少年了,
是光影與光影
拼湊往事
一卷
泛舊的信紙
把你困在
一片山林, 數年
數十年……
一隻灰兔
在草間
靜靜守候
無數晨昏

有人在深山
不停奔走
走了多少春秋
而褪色的舊時光,
散落的
全是
抓不住的回憶
彼時,
山澗清泉
緩緩流淌
日夜遞送什麼
一點一滴
全是空山私語
撥開記憶霧靄,
我一遍又一遍
想要重回那片山林
那片野兔
與松風的山林
那片曾盛下
你我心事的山林

蜻蜓款款飛

陳虹

算起來, 我已記不清上次見到蜻蜓是哪一年了。

盛夏時節, 樹梢常有蟬聲晃動, 草坪上不時飄來喜鵲的吟唱, 家旁小河裡, 入夜也能聽見陣陣蛙鳴。蟬鳴、鵲語、蛙聲樣樣齊全, 唯獨蜻蜓, 像是徹底淡出了這座城。彷彿有一道無形的界牆, 將這輕靈的小飛蟲擋在了城外。每每想起它的模樣, 心底翻湧的, 全是年少時在鄉間的舊時光。

我們當地最常見的是黃蜻, 街坊俗稱「老褐」, 因軀體斑紋以褐色為主得名, 久而久之, 「老褐」便成了天津一帶對各類蜻蜓的泛稱。孩童間相約去捉「老褐」, 便是要去捕蜻蜓了。紅蜻的數量也不少, 通體艷紅, 大家喚它「紅辣子」。兒時只當這是獨立品種, 長大後才知曉, 只有雄性成熟後, 才會換上一身火紅的羽衣。還有身形壯碩的「大老青」, 也就是碧偉蜓, 個頭比尋常黃蜻更大, 身形修長, 複眼飽滿突出, 飛行起來迅捷凌厲。

夏天的眾多昆蟲裡, 論模樣俊俏, 在我心裡首推蜻蜓, 蝴蝶太過張揚, 鳴蟬終日

聒噪, 唯有蜻蜓, 生得清俊雅致, 身形纖長, 腰身挺拔, 尾梢筆直, 四片薄翼輕透如紗, 展開時宛若乘風而來的精靈。飛起來慢悠悠的, 姿態嫺靜從容; 落于草莖枝頭, 便靜靜佇立, 身姿曼妙, 安安穩穩。它不與群芳爭鬧, 也不隨蟲多喧囂, 安安靜靜, 自帶一番溫婉氣韻。

那時候的我們, 最歡喜兩前追蜻蜓的時光。放學放下書包, 三五成群的孩童, 光著腳丫在村口的空地、田埂上奔跑, 眼裡滿是純粹的歡喜。蜻蜓停在低矮的草葉上、籬笆上、牆頭邊, 安安靜靜的, 格外溫順。我們不用費什麼力氣, 輕手輕腳地搗住一隻。若是遇著飛得稍快的, 就舉著蒲扇輕輕去拍, 或是拿著小小的笞帚輕輕掃去, 總能收穫幾隻靈動的蜻蜓。

捉來的蜻蜓, 我們小心翼翼地捧回家, 放進屋子裡。大人們總說蜻蜓是益蟲, 專吃擾人的蚊子。彼時的我們滿心天真, 單純地想著, 把它們留在屋裡, 就能吃掉屋裡的蚊蟲, 讓夏夜少一些嗡嗡的吵鬧, 睡個安穩的好覺。我們會小心關好門窗, 生怕它們飛走, 靜靜守著這小小的生靈, 心裡滿是期待。

可年少的我們不懂, 田野與清風才是蜻蜓的歸宿。狹小閉塞的屋子, 困住了它們

的翅膀, 也斷了它們的生機。幾乎每一次, 頭一天鮮活靈動、振翅飛舞的蜻蜓, 到了第二天, 總會靜靜伏在窗台、地面, 沒了絲毫生氣。我的心裡, 會生出一絲難過, 哭過數過, 第二天又會奔赴田野, 繼續追逐漫天飛舞的蜻蜓。

從古至今, 蜻蜓就是文人筆下夏天的韻味: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頭」, 新荷初綻, 蜻蜓翩然而至, 添盡夏日意趣; 「行到中庭數花朵, 蜻蜓飛上玉搔頭」, 蟲兒誤把玉簪當繁花, 一筆寫盡溫婉靈動。詩文中的蜻蜓, 永遠是夏日裡最美的精靈。

「穿花蛺蝶深深見, 點水蜻蜓款款飛」, 描繪出一幅美麗的圖景, 「蜻蜓點水」一詞由此而出, 比喻做事浮皮潦草。其實只有雌蜻蜓才會輕點水面, 那是它們產卵繁衍、播撒生命的方式。

水澤、池塘、郊野荒田, 才是蜻蜓世代棲息的家園。城郭樓宇林立, 少了清淺流水, 缺了野趣塘窪, 也難怪它們不肯踏足。

久居城中難覓其蹤, 倒也不必悵然。待到閒暇時節, 便往鄉間走一走, 尋一方水塘, 等一陣清風, 赴一場與蜻蜓的夏日之約, 重拾童年那份簡單純粹的快樂。

銀魚游在滾燙的水裡。風從巷子深處穿過來, 經過誰家窗台上養的茉莉, 便帶了一縷若有若無的香氣, 輕輕掠過臉頰。那一刻忽然覺得, 也沒那麼熱了。竹椅不響了, 蟬聲似乎也退到了遠處, 耳邊只剩下外婆搖扇的窸窣聲。

白居易寫《消暑》, 說「何以消煩暑, 端坐一院中。眼前無長物, 窗下有清風。」又說「熱散由心靜, 涼生為室空。」小時候不懂, 只覺得「室空」二字透著冷清。後來才慢慢咂摸出味道——室空, 不是家徒四壁, 是心上不裝多餘的東西。弄堂口那方窄窄的天地, 什麼都有, 又好像什麼都沒有: 有一線天, 有茉莉香, 有外婆的扇子, 便足夠了。那些年裡坐在竹椅上的午後, 大約就是白居易說的「眼前無長物」吧。沒有風扇, 沒有空調, 只有一處安靜的角落和一顆漸漸沉下來的心。

小暑有三候: 一候溫風至, 二候蟋蟀居宇, 三候鷹始鷂。這三個物候, 正好構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活哲學。蟋蟀居宇, 是生命的適應智慧——小蟲尚且知道從田野遷至屋簷避暑, 人又何嘗不該在變化中尋找新的支點; 鷹始鷂, 是困境中的戰略升維——當近地面酷熱難耐, 雄鷹便飛向清涼的高空, 從更高的維度俯瞰大地。《詩經》裡寫蟋蟀: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千年前的先民, 早已從一隻蟲子的遷徙中讀出了順應天時的道理。

傍晚時分暑氣漸收, 弄堂裡便熱鬧起來, 各家搬出板凳竹榻, 搖著蒲扇納涼聊天。晚風終於有了一絲涼意, 拂過窗台上的茉莉, 帶走半條弄堂的香氣。就像秦觀寫的「攜杖來追柳外涼, 畫橋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參差起, 風定池蓮自在香」。百年來, 人們在小暑裡尋得的, 從來不只是身體的清涼, 更是心靈的安頓。

如今不住老城廂了, 夏天有空調, 有冷飲, 卻總懷念弄堂口那把手編的竹椅。小暑年年如期而至, 它用一個「小」字提醒我們: 真正的炎熱不在天上, 而在心裡; 真正的清涼也不在別處, 也在心裡。暑熱有良辰, 吾心吟錦時。

小暑吾心吟錦時

王曉倩

「倏忽溫風至, 因循小暑來。」元稹這一句詩, 道盡了小暑的性情——它來得突然, 卻又那麼理所當然。彷彿一夜之間, 風就換了面孔, 從春日的輕柔、初夏的溫潤, 變成了裹挾著熱浪的熏風。你站在窗前, 那風撲面而來, 不是清涼的問候, 而是滾燙的擁抱, 像一位久別重逢的老友, 汗流浹背地趕來, 一路高喊著: 我來了。

《說文解字》曰: 「暑, 熱也。」哪怕帶個「小」字, 只要跟「暑」沾邊, 就意味著躲不開的炎熱。民間的俗語更直白: 「小暑大暑, 上蒸下煮。」天地之間彷彿架起了一口巨大的蒸鍋, 炙熱潮悶的空氣佈滿每一個角落, 讓人無處可逃。可細想, 這個「小」字, 恰恰藏著一種東方式的含蓄與智慧——它不說是大熱, 只說小熱; 不說是極致, 只說是開始。熱氣由小漸大, 萬物在此時, 飽滿而靈動。小時候住在老城廂, 夏日午後最熱的時候, 外婆不許我出門瘋跑, 便搬一把竹椅坐在後門的弄堂口。弄堂窄而深, 兩側高牆擋住了直射的日頭, 只留一線青天。牆根的青苔經年不幹, 潮潤潤地貼著磚縫, 彷彿天生帶著幾分涼意。蟬聲從各家各戶的院子裡湧出來, 沒完沒了地聒噪著。外婆搖著那把蒲扇, 扇沿已用布條細縫過邊, 扇面上還留著多年前用毛筆寫的一個「涼」字, 墨跡洇開了, 成了一團模糊的雲。她總說: 「心定自然涼。」小孩子哪裡坐得住, 屁股在竹椅上來回蹭, 那竹椅便吱吱呀呀地響, 像一隻焦躁的蟋蟀。

可有一回, 日頭實在毒辣, 隔壁院子裡的絲瓜藤都焉了葉子, 耷拉著腦袋。我卻意外地安靜下來, 大約是折騰累了, 就靠在外婆膝頭, 看弄堂口那小片天。那片天被兩面山牆裁成了窄窄的一條, 藍得發白, 偶爾有一朵雲慢吞吞地移過去, 像一尾

(星期日) 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已派人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以表哀思, 而盡宗誼。

施純程(首峰)喪偶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南區支部訊: 本支部永遠榮譽理事長施純程大哥尊夫人施府李夫人諡麗玲 (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凌晨零時十五分, 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慈雲歸岫, 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 靈堂。並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本支部聞耗, 深表哀悼, 並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切望節哀順變, 本支部將舉行靈前獻花儀式, 並另行通知日期。

陳國材丁母憂

菲律賓東方體育會訊: 本會陳常務理事國材先生令慈陳府蘇老夫人招治,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凌晨三時三十分, 壽終於家鄉南安水頭鎮大盈溪南本宅, 享壽積閱壹佰零壹高齡。寶姿星沉, 軫悼同深。擇於二零二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五)下午一時於大盈溪南陳氏宗祠設置靈堂, 舉行告別追思儀式。本會聞耗, 經電慰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致輓花圈, 籍表悼情, 以盡會誼。

戴建新逝世

南安市成功中學菲律賓校友會訊: 本會中文書主任戴木鳳學姐令夫君戴府建新先生 (南安碼頭大庭村),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下午六時零八分, 逝世於計順市Fe Del Mundo Medical Center, 享壽六十有二高齡, 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4室靈堂, 擇定於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 吡茶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擇訂於七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施純程喪偶

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菲律賓晉江總商會訊: 本會理事兼文教施純程鄉賢尊夫人—施府李夫人諡麗玲 (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凌晨零時十五分, 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瑤琴風斷,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本會聞耗, 深表哀悼, 並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切望節哀順變。

施純程喪偶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施純程鄉賢令德配, 亦即本會施顧問養益伯賢昆玉令萱堂李麗玲夫人 (首峰站頭寮), 痛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凌晨零時十五分, 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慈雲失仰,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一樓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本會聞耗, 即將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並助襄理飾終事宜。

施純程喪偶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施名譽主席純程學長(旅菲首峰中學校友會)尊夫人, 施府李夫人諡麗玲 (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凌晨零時十五分, 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瑤琴風斷,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獻花日期待訂, 藉表哀悼, 以盡會誼。

菲律賓晉江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訊: 本會施副會長純程鄉賢尊夫人—施府李夫人諡麗玲 (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 亦即施養益、娜娜、璇璇、婷婷、愛彬賢昆玉令萱堂,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凌晨零時十五分, 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瑤琴風斷,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爰訂於出殯前夕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屆時敬請準時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送殯執紼行列, 以表哀思, 而盡鄉誼。

計順市和記訊: 僑商施純程先生尊夫人, 亦即施養益、娜娜、璇璇、婷婷、愛彬賢昆玉令萱, 施府李夫人諡麗玲 (福建省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凌晨十五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瑤琴風斷,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

施龍委遺孀逝世

和記訊: 故僑商施龍委令德配, 施府高夫人諡淑珍(晉江市龍湖鎮南莊)亦即僑商施標瑛, 甘美, 柑娟, 婉如, 金清賢昆玉令慈,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廿九日下午七時零五分壽終內寢, 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寶姿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 靈堂, 擇訂七月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出殯, 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

施振欽喪偶

和記訊: 僑商施振欽令德配, 施府劉夫人諡秀瓊 (晉江市龍湖鎮衙口魯東村) 亦即僑商施純貴, 純明, 純贖, 婉麗, 婉珍賢昆玉令慈,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廿七日晚九時三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寶姿星沉,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 靈堂, 擇訂七月四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施振聖遺孀逝世

旅菲臨漢總堂訊: 本總堂西岑族親故施振聖宗長令德配施府李玉璇太夫人暨族親施偉利, 熊熊、虹虹、彩虹賢昆玉令慈, 不幸於公元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五點五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 寶姿沈光, 蓮花化生。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街亞頓殯儀館新廈Hall-A Arlington memorial Chapel Araneta Ave Quezon City出殯日期待訂。本總堂聞耗, 深表哀悼, 特向其家屬致以誠摯慰問, 祈望節哀順變!



施正新捐義孝堂

菲律賓義孝堂訊: 本堂施秘書長正新昆仲令德配施府莊雪卿義嫂,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上午七時零七分, 壽終於崇仁醫院,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 寶姿星沉, 軫悼同深。本堂聞耗, 深表哀悼, 發唁電, 獻花圈, 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出殯之日, 白車素馬, 備享哀榮。

施正新昆仲熱愛本堂, 長期關心本堂工作, 為本堂的發展忍辱負重, 盡心盡力, 守喪之期特捐二萬元作為本堂福利金。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謹籍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姚國清捐媽內總會福利

菲華媽內五姓聯宗總會訊: 故姚策育宗親令德配, 姚府張太夫人諡玉算 (原籍晉江內坑古山村) 亦即本會調解主任姚國清宗長及國強、「國興」、秀錦、金端、金花宗親賢昆玉令先慈,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卅一日上午九時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積閱九十有七高齡。寶姿星沉,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 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國清宗長, 幼秉承先人庭訓, 樂善好施之美德, 熱心社會公益, 守制期間, 仍不忘公益慈善, 特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三萬元, 精神可嘉,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特籍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施正新捐錢江聯合會福利

菲律賓錢江聯合會訊: 本會施名譽顧問正新宗長令德配施府莊雪卿夫人 (原籍石獅杆頭村), 即族親心江、心清、心民、鈴鈴、塘梅、塘櫻賢昆玉令慈, 不幸於客月與世長辭,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 寶姿星沉, 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 儀式莊嚴肅穆, 白馬素車, 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正新宗長一向關愛宗族, 熱心公益, 遭逢斷弦之痛, 尚於守制期間, 乃不忘行善, 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叁萬元。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謹籍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戴建新逝世

菲律賓南戴宗親總會訊: 本會會員戴建新宗先生(南安詩山大庭鄉),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零八分壽終於FE DEL MUNDO MEDCAL CENTER, 享年六十有二高齡, 哲人其萎, 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TUARIUM 304-AMBROSA)靈堂, 擇訂七月五日

訃告

<p>施劉秀瓊 (晉江市龍湖鎮衙口魯東村) 逝世於六月廿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2-CHRYSANTHEMUM) 靈堂 出殯於七月四日上午十一時</p>	<p>蔡吳碧瑜 (石獅玉浦村) 逝世於六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6號靈堂 (SANCTUARIUM 306-FIR) 擇訂七月三日(星期五)下午一時出殯</p>
<p>施李麗玲 (晉江市深滬鎮首峰村) 逝世於六月三十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101號靈堂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p>	<p>戴建新 (南安碼頭鎮大庭村) 逝世於六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4號靈堂 (SANCTUARIUM 304-AMBROSA) 擇訂七月五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p>